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七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

論書五 書學上

秦李斯論用筆

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 蒙恬筆經

漢蕭何論書勢

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諭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下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書史會要

漢揚雄論書

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法言

後漢蔡邕筆論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

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黙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劒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書苑菁華

後漢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

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

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 劉惟志字學新書

後漢趙壹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顔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説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

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為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

之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㩲扶柱桎詰屈叐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顔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邪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絶世之才博學餘

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

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内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鋭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鋭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説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

魏鍾繇論書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 書苑菁華

魏鍾繇授子會論

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羊欣筆陣圖

吳皇象論草書

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𦯬 而究切柔皮 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黏汚者墨又須多膠紺�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意佳娛正可以小展董逌廣川書跋

晉王羲之書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攲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鵠頭

或如散隷或近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佩劒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緜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横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竪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鉤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字横竪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

須落鋒混成無使豪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止如烏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烏

之脚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裏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下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墨池編

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

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斯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録其便

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為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藏之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知諸友窮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而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以為斯論初成之時同

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詐云失矣蓋自秘之甚不苟傳也

創臨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旆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頭角者處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徧正脚手二徧少

得形勢三徧微微似本四徧加其遒潤五徧兼加抽拔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計其徧數也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是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

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努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趍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虬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沉浮統攝鏗鏘啓發厥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勝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顔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往來踈密相附鐵點銀鈎方員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説蹤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暗塵之視錦生而知之發憤學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為先畫説安危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小尤難大字促

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孤舟之橫江渚竪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說點章第四

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獲少多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斫戈之法落竿峩峩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復

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鬭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鈎之釣水稜層切於雲漢倒載隕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户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敞繡綵亂而錦紋翻

健壯章第六

夫以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烏焉為烏之類是也立人之法如烏之在柱首彳亻之類是也踠脚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急引急牽如雲中之

掣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踠脚剔斡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鈎方剛對敵麒麟鬭角虎湊龍牙筋節拏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剔㓹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趨義常存無不醒悟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復宜麤於左畔橫貴乎纖竪貴乎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彩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乏亦不宜抽細而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又云利道而牽押即合也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乎妙理察其徑趣憩筆者俟失憩筆

之勢視其長短 俟失右脚須久也 息筆者逼逐 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 戚筆者將 戚即捺角也將謂劣畫也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 戰筆者合 戰陣也合叶也緩不宜長及短 厥筆者成機 促抽上勿使傷長厥謂其美者也 視 帶筆者盡 細抽勿賒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裝束身體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畫為其著而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妙處 復反筆 翻筆者先然 翻轉筆勢急而疾也抽之 亦不宜長腰短項 疊筆者時劣緩不 起筆者不下 於腹內舉勿使露筆 打筆者廣度 廣打宜長 起止取勢令不失節而就狹廣謂快健 又不宜遲及修補也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飾甚是為難鋒銛來去之則反覆還往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作丿字不宜遲乀不宜緩而脚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並不宜濶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

節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是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

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諸處傷慢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挂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蝦蟇形醜而闊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𢦏於紙上徹筆則鋒煙雲起如萬劒之相成落紙則棹楯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

懸歷歲年乃今稍稱矣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員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儻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余樂毅論一本書為家寶學此得成

自外感就匆以難學而自惰焉書苑菁華

晉王羲之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絶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王右軍集

晉王羲之用筆賦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云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揺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弄翮淩輕霄而接行詳其眞體正作高強勁實方員窮金石之麗纖麤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

含文包質汲汲汩汩若濛汜之落銀鈎耀耀晞晞狀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飄飖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神仙季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欻飛皃而上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游絲斷而還續龍鸞羣而不爭髮指冠而皆裂據純鈎而耿耿忽爪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之臥谷時滔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遥空舞

雪時行時止或臥或壓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躭之翫之功積山丘吁嗟秀逸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而同流鬱髙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墨池編

晉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真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員則潤勢疾

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内貴盈外貴虚起不孤伏不寡迴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静敬兹法也書妙盡矣言訖真隱子遂鐫石以為陳迹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書苑菁華

晉王獻之論書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 張懷瓘書斷

晉王獻之自論書

臣獻之頓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時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詢字學之由仍賜臣玉璽牋令臣小楷親疏以入臣仰承帝命密露天機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

令便市債近覲者三遠覲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臣念父義之字法為時第一甞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帝御府蒙眷奬過厚錫予有加而臣書畫不逮臣父益慚愧所有書訣謹别録一本投進宸扆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飛鳥帖

齊王僧虔筆意賛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

情書不妄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剡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豪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直槊勒若横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麤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書苑菁華

梁武帝荅陶弘景論書書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寛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横畫疎則字形慢拘

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緜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緜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梁武帝集

梁蕭子雲論書啓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臣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叅聖旨之輿仰延明詔復增悚息　蕭子雲集

梁陶弘景與武帝論書啓

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襃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頗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

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涅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顧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 陶隱居集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為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

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已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孿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為草咸言祖述

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嗢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誈誤衆家豈宜改習

北齊顔之推論書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

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譌字
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
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
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
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
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
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
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

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爲所誤也顔氏家訓雜藝篇

唐太宗論書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即知强弱以吾弱對其强

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返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法書要録

唐太宗指意

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員

則字無温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沖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鋩用鋒鋩不如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沉静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邪縱放類本體樣奪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學得其𪉩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横豪側管則鈍慢而肉多竪筆

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員者中規方者中矩麤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王氏法書苑

唐虞世南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沒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丘山張芝

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胷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義之於山陰寫黄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荅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體邪獻之佩

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義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兔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戸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書苑菁華

唐虞世南筆髓論

敘體法書苑作原古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龍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别秦患多門約為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辯應

心為君妙用無窮故為君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

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豪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邪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悟也麤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

足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鈎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

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絶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牵擎撥趯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真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内旋外拓而環轉紓結也旋豪不絶内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壘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

曳而來往又以蟲網絡壁勁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義之又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豪外拓左為外右為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猨過樹逸虯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

或勢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筆意也羲之云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絶如花亂飛若雄若强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撥鋒任豪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字雖有質跡本無為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為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為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員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員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

徹又同鼓瑟輪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豪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茍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書苑菁華

唐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隸滋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盡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之數百年之内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

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斂袵而言曰僕庸疎愚昧禀命輕微無禄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力誠如大夫之説用筆之趣請聞其説大夫欣然而笑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予自少及長凝情翰墨每覽異體奇蹟未嘗不循環吟翫抽其妙思終日臨倣至於皓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迅牽疾掣懸針垂露蠖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閑雅行行眩目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予用

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然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玩之奉對大賢座末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敘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麤陳梗概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鉤黏纔把緩紲徐收梯不虛發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媚若銀鉤壯則啒吻而嶱嶫麗則綺靡而清遒若枯松

之卧高嶺頽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鴛鷺之沉浮髣髴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濃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擎捩窈絡務在經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崗之出珍寶既錯落而燦爛復趢連而掃撩方員上下而相副繹絡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歎

曰夫遊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葢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說疎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墨池編

唐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員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

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授訣墨池編

唐褚遂良論書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書法鈎玄

唐王紹宗自論書

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

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予正同 唐書王紹宗傳

唐裴行儉自論書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予與虞世南耳 唐書裴行儉傳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絶倫其餘不足觀可

謂鍾張亡云改作殁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以俗易雖書契作之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宫於穴處反

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為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改作尤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

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為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

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
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
槁之形或重若奔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
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
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智）巧兼
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
鋒杪一點之內殊衂（一作衄）挫於豪芒況云積其點畫乃
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

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所不為況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與

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改作閡）通規矩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

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絶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使轉縱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章草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

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温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莊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恵狥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

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
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
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者得
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踈徒立其
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
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
七行中畫執筆圖手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
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

所存不籍編録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以往代祀緜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真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古今不同妍質

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虚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

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筆麤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

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致改作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黄庭經東方朔畫讃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行改作絶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讃則意涉瓌奇黄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從横爭折暨乎蘭庭亭改作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

拘意（改作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緩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胷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

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麤舉綱要隨而受(改作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

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效改作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絶於誘進之塗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

〔改作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改作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于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

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氣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榦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立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之云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遒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于拘束脫

易者失於規矩温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滞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奥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

規一字乃終篇之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員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恡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靜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

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曽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職自高輕至改作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改觀愚者改作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竒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

題扇初怒而後請門生護書几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氷而笞夏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令改作今撰為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

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書譜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以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

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邪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

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䟽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䟽肥令密密瘦令䟽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竣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滞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唐釋懷素與顔真卿論草書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顔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陸羽懷素别傳

唐蔡希綜論書

夫書匪獨不調端周正先藉其筆力始其作也須急〻疾下鷹視鵬遊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乗風髙下恣情流轉無礙每字皆須骨氣雄強爽爽然有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為鈎牽掣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子

須嘗為一體書賦亦略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略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用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如髙峰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光發於牋豪若

非靜思閒雅發於中慮則失其妙用也 蔡希綜法書論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學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　子部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

論書六　書學中

唐張懷瓘文字論

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故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眞

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絶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絶上下鈎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檢探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

豹有强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凛然殊可畏也數百年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何如也 法書要錄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

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
徵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
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
知啓其玄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
傳而不祕書是妙跡乃祕而不傳存殁光榮難以過此
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虬龍掉尾或
花蕚相承或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

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小篆者或鏤纖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壁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為子鍾繇索靖為孫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於大篆

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踈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姸華易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滅修短相異巖谷相傾嶮不至崩跌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為兄逸少為弟子敬為息行書者不真不草晨雞踉蹡而將飛暮鵠聯翩而欲下貴其承躡不絶

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草書者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乎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得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

子敬為嗣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為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幹二王為花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鴈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敦兮若樸或渙兮若氷之將釋然後為得矣故

學眞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 法書要録

唐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

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薫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羣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拖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見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支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

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茂然以濃淡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員而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

須用員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斧斤無跡才子敘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共人相知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濊也嬰斯疾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胃除

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沈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他者哉書法鈎玄

唐張懷瓘論執筆

執筆亦有法若執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掣豈能自由轉運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書法鈎玄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音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

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昌黎集

唐李肇論書

懷素書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唐柳公權筆法對

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唐書柳公權傳

唐韋榮宗論書

凡下筆心生於手然後方可下若少等閑殆亦無憑須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論正書行草則曰眞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小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取分布齊均各有度數不可輕率苟且須養胸中無俗氣不論真行草書自有一段清趣學者當自得之王氏法書苑

唐張敬玄論書

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既腕不轉則字體或麤或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又云楷書只虛掌轉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行草書即須懸腕筆勢無限不懸腕筆勢有限又云其初學書先學真書此不失節也若不先學真書便學縱體為宗主後却學真體難成矣書史會要

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

皆學者所當知也王氏法書苑

唐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後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書法鈎玄

唐釋䛒光論書法

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口手所傳魏

了翁鶴山集

唐人敘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為最蓋明於位置點畫便於墨道也須其良師口授天性自悟縱横落紙筆無虚發即能專成其勢大約虚掌實指平腕竪鋒意在筆前鋒行畫内心想字形輕重邪正各得其趣切須襟懷沈静自然思盈半矣待其功成即專勢況殊不可搨模寫様輕自取拙

若藁行雜體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玄未之有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此下當有第一用筆四字原本闕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未為得張懷瓘云揖讓禮樂獻不及羲風神散逸羲不及獻證之於書藉

其神彩也李嗣眞云今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員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柬之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蹟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珉以為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良師不遇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班忽不悟者終

身瞑目蓋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見也書苑菁華

後蜀林罕論篆隷

篆勢有筆力遒健字勢妍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拗捩之務於奇怪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隷不同蓋病由此起令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踵歐虞褚柳之惑亂哉字源偏旁小說序

宋歐陽修試筆

學書為樂

蘇子美甞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猒而不為或

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於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倦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

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斲木為棊刓草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絶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何如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為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

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歐陽文忠公集

宋歐陽修書蔡君謨茶錄後

善為書者以眞楷為難而眞楷又以小字為難羲獻以來遺跡見於今者多矣小楷惟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為眞本而斷裂之餘僅存

者百餘字耳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銘亦為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為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歐陽文忠公集

宋蘇舜欽論草書

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寛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可出絶耳　困學齋雜録

宋蔡襄論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葢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户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鼔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

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
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
惜哉
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令所存者無
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
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
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
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麤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

人有筆塚墨池之説當非虚也

近世篆書好為竒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力渾厚可謂篆中之雄也學者宜知此説然後可與論篆矣

蔡忠惠公集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於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麤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

君謨語録

宋蔡襄自論飛草書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蔡忠惠公集

宋雷太簡江聲帖

予少年時學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鄭知運碑顏太師家廟碑後又見顏行書馬病乞米蔡明遠帖苦愛重但自恨未及其自然近刺雅州晝卧郡閣因聞平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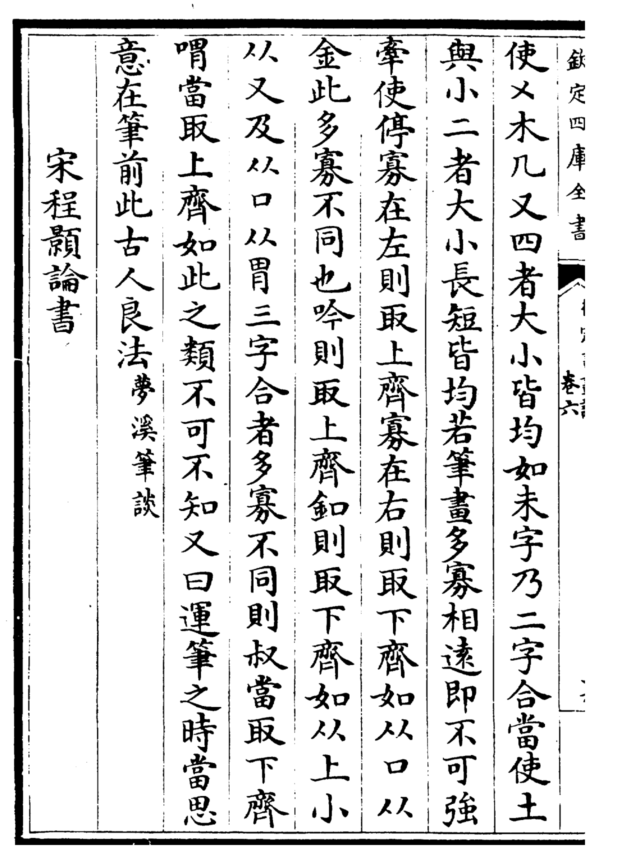
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駃掀搕高下蹷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噫鳥迹之始乃書法之宗皆有狀也唐張顛觀飛蓬驚沙公孫大孃舞劒懐素觀雲隨風變化顔公謂竪牽法折釵股不如屋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予聽江聲亦有所得乃知斯說不專為草聖但通論筆法已欽伏前賢之言果不相欺耳墨池編

宋文同論草書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東坡集

宋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墨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為一當



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土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則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从上小从又及从口从冐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當思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夢溪筆談

宋程顥論書

某學書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明道先生全書

宋蘇軾論書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寛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言良是

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東坡集

宋蘇軾論古人書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為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

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即索靖東坡集

宋蘇軾自論書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怱怱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怱怱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

也

王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歐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為似徐書者非也東坡集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詩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

每自譏不學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闕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屏去萬事付嬾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東坡集

宋黄庭堅論書

蘭亭雖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

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有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賛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蕭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姸往往工左尚病右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家非

傳者妄也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歸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學書須要胷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常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不難工矣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常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

體乃其可慨然者

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閒澹乃入微耳

山谷文集

宋黄庭堅自論書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緐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

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

語但難為知音爾

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試宣城諸葛方散筆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工藝史同功矣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

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則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乃是孫叔敖邪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為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敎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巳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山谷文集

宋黃庭堅與宜春朱和叔論書

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書山谷老人刀筆

宋米芾論書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便不工

也

智永研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

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磔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為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與

凡筋骨之説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蓋字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

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眞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隷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隷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海岳名言

宋米芾自論書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葢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兹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邪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

佳耳海岳名言

宋陳師道論書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後山叢談

宋張安國論書

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事文類聚

宋張師正論書

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以後變為肥厚元和以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行筆亦至於肥厚李昌武不免於重濁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顔魯公端勁有法後主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扠手並脚田舍漢耳倦游雜録

宋李之儀論書

凡書精神為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楊少師度越前

古而一主於精神柳誠懸徐季海纖悉皆本規矩而不能自展拓故精神有所不足或謂作字正如習馬步驟馳騁各有先後一失其節御者所媿至其奔軼絶塵則乃能見其材魯直草字有類誠懸季海與夫馬之在御者正書行書則一爽秀為多要之足以名世也

學書生於行筆苟不知此老死不免背馳雖規模前人點畫不離法度要亦氣韻各有所在略不繫其工拙也

姑溪集

宋李之儀論草書

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敝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敝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時亦可謂廹矣胡不正而反草何邪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於世也 姑溪集

宋李之儀記蘇楊二公作字

東坡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楊文公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耳姑溪集

宋晁補之論書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

之法而模之濃纖横斜豪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雞肋集

宋黄伯思論書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没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强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篆法之壊肇李監草法之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

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闕一字恐是淵字原敎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一作大勢失矣彼觀鍾彞文識漢世之碑王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者道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眞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令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

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眞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東觀餘論

宋黃伯思論草書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從心者契妙寧可與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東觀餘論

宋黃伯思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為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

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鬆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蓋

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為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孏語又謂蔡中郎見帚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為帛此尤無稽也東觀餘論

宋黃伯思論楷書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圜勁淡雅字率

扁而弗牆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遂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東觀餘論

宋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旁點畫不合古者盈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旁點畫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鍾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如會於道則無媿於古矣書法鈎玄

宋董逌論書

書法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以唐經所傳者爾其

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於書自有得於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於工夫不至雖不害為佳致然不合於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

古人於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

寸柔翰豪藉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踈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邪鄔融嘗問素何不學雨霤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匈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逾也至於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於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為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為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

字有同處𠢴為别體若其垂露懸針鎚石釵股諸體備有至於神明煥發絶塵掣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黄庭清濁字三點為勢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聮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竪右揭如此類者豈復有書邪又謂一合用二兼三解檞四平分如此論書正可謂唐經生等所為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今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常過是

亦未嘗求於古也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忘濃纖健快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疎密合度可以論書矣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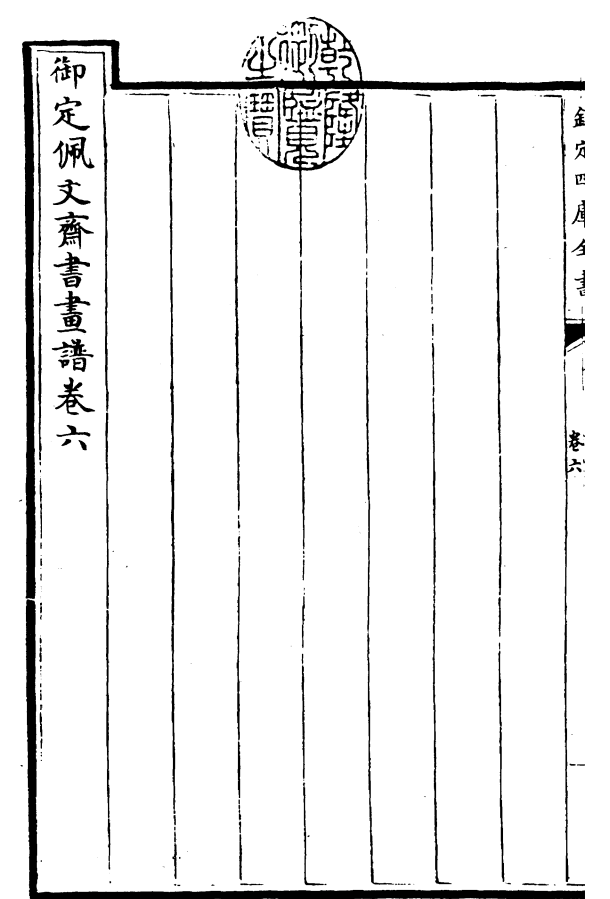
宋劉辰翁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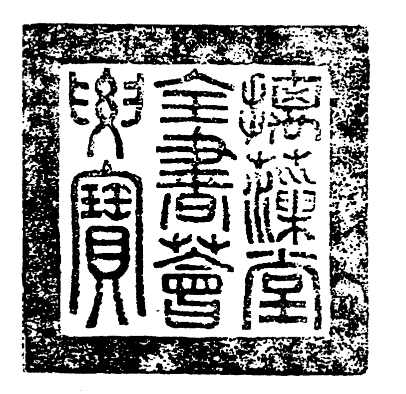
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近年如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邯鄲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來鍾王省目可喜何嘗顛倒横竪自不可及若如彼所為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論何所取也劉將孫天下同文集

宋王柏論書

鍾鼎甗釜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於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

所宗也邈則無復絲豪籓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斲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王柏魯齋集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燮